



莊子庸齋義棧航
七

仁13
1.606
8

早稻田大學附屬
圖書館
第一寄
經書
第 221 號
第 17 卷
此書館外不許帶出



門仁13
1606
8

莊子肅齋口義棧航卷之七

小野 壹校

外篇田子方第二十一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谿工。文侯曰：谿工，子之師邪？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也。稱道數當，故無擇稱之。文侯曰：然則子無師邪？子方曰：有。曰子之師誰邪？子方曰：東郭順子。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未嘗稱之？子方曰：其為人，也真人。貌而天，虛緣而葆真，清而容物。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無擇何足以稱之？子方出，文侯儻然終日不

言召前立臣而語之曰遠矣全德之君子始吾以
聖知之言仁義之行爲至矣吾聞子方之師吾形
解而不欲動口鉗而不欲言吾所學者真土梗耳
夫魏真爲我累耳

稱道數當言稱誦道理拍拍皆當也其爲人也
真純也人貌而天貌雖人而有自然之天德也
虛心而順物未嘗動其心故曰葆真葆養也清
自縈也清則易離於物而能容之言其大也人
有非道未嘗責之以言但動容貌而使彼自悟
自然消釋其不肖之心故曰使入之意也消谿

工之善猶可容言順子之美不可容言故曰何
足以稱之全德君子言順子也形解言自釋也
土梗者得其粗不得其精也以有國爲累故不
得以深究無爲自然之道故曰夫魏真爲我累
耳

溫伯雪子適齊舍於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溫伯雪
子曰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陋於知
人心吾不欲見也至於齊反舍於魯是人也又請
見溫伯雪子曰往也蘄見我今也又蘄見我是必
有以振我也出而見客入而歎明日見客又入而

歎其僕曰。每見之客也。必入而歎。何邪。曰。吾固告子矣。中國之民。明乎禮義而陋乎知人心。昔之見我者。進退一成規。一成矩。從容一若龍。一若虎。其諫我也似子。其道我也似父。是以歎也。仲尼見之而不言。子路曰。吾子欲見温伯雪子久矣。見之而不言。何邪。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聲矣。

伯名也。雪子其字也。禮義有為之學也。陋於知人心。陋劣也。謂其不識本心也。振振德也。言必有益我也。故曰振我進退成規矩。從容若龍虎。

動容周旋中禮也。孟子盡心下篇云。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

矩有法度也。龍虎成六章也。大人虎變是也。易革卦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

諫我似子。道我似父。謂交淺言深也。崔駰達旨辭曰。交目擊而道存。即正容以悟。使入之意消也。

容聲容言也。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弁逸絕塵。而回瞻若乎後矣。夫子曰。回何謂邪。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辯亦辯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亦言道也。及弁逸絕塵。而回瞻若乎後者。夫

悟使入之意消也。容聲容言也。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弁逸絕塵。而回瞻若乎後矣。夫子曰。回何謂邪。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辯亦辯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亦言道也。及弁逸絕塵。而回瞻若乎後者。夫

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民蹈乎前。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仲尼曰。惡可不察。與夫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日出東方而入於西極。萬物莫不比方。有自有趾者。待是而後成功。是出則存。是入則亡。萬物亦然。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盡。效物而動。日夜無隙。而不知其所終。薰然其成形。知命不能規乎其前。丘以是且徂。吾終身與汝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與。汝殆著乎吾所以著也。彼已盡矣。而汝求之以爲有。是求馬於唐肆也。吾服汝也甚忘。汝服吾也亦甚忘。雖然。汝奚患焉。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

不比而周。言不待親比之。而其情自然。周美也。無器者。不可以迹名也。民蹈乎前。言人自來歸也。以此比。夫子之不可及也。不知其所以然而已矣者。言我至此。不知其爲如何也。奔逸飛馳也。絕塵去速。而不見其塵也。瞠直自以視也。步趨馳者。皆以馬爲喻也。惡可不察者。言當更於此精察也。心死者。無所見也。生而無所見。猶甚於死也。故曰。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比

方可數也。日既明時物之長短小大皆可盡見。故曰莫不比方出自東方入于西極自朝至暮也。有自有趾群動之物也。必見日而後事可為。待是待日也。故曰待是而後成功。是出則存是入則亡。人事之存亡係日之出入。即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也。風俗通云。堯遊於康衢有老人含哺鼓腹擊壤而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於我哉。萬物之有待於道亦猶人事之待乎日也。故曰萬物亦然。生死皆循是道之自然。故曰有待而死。有待而生。生而受其形則此道在身無所遷變。以待其終。故曰不化。

以待盡不化者無所遷變也。效倣也。倣於物而行不容其心。故曰效物而動物。事物也。無隙者無所間斷也。不知其終者無已時也。渾然此身無非和順之理。故曰薰然而成形。薰和也。雖知事物之無非命而日用之間不以命為規度。即所謂聖人不言命也。孟子盡心下篇云。聖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曰命者。日日如是與之俱往。純亦不已也。命也。中庸云。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交一臂者並立也。終身與汝周旋而汝未得此道。故曰交一臂而失之。著可見者也。汝但見吾所可見者而不知有所不

可見者。故曰汝殆著乎吾所以著也。盡無也。道必至於無而後盡。汝但以有求之。所以見不到盡處也。故曰彼已盡矣。而汝求以為有肆貨馬之地也。唐無壁之屋也。詩云中唐有壁。防有鵲巢篇中唐有壁。鹿有壁。中有首鵲。註云。廟中路。謂之唐。壁。瓦甃也。鵲。小草。唐肆。今之過路亭也。貨馬者來去不常止。就其肆求之。刻舟未劍之意也。呂氏春秋云。楚人劍自舟中墜。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劍所從墜也。舟已行而劍不行。不亦惑乎。契。刻也。忘不可知者也。極其不可知曰甚忘。服行也。吾與汝之所行必極其所不可知。汝與吾之所行亦必極其所不可知。故曰吾服汝也。

甚忘汝服吾亦甚忘。意謂此事我與汝說不得。汝亦與我說不得。必至於忘言而後盡也。雖然又轉一轉。謂汝今雖未至於此。亦何患焉。蓋汝既知奔逸絕塵者。雖若乎其後。則是知有此。一解未盡矣。若到汝能忘其故。吾之時。雖與今日所見不同。而在。我之所不忘者。仍舊在也。釋氏所謂悟後依舊。碧巖第五云。須是大徹大悟。了依舊。山是山水是木。是故時人意謂見到無處方盡。仍舊即是有時道理也。故曰雖忘乎故。吾而吾有不忘者存。此兩箇吾字。就顏子身上自說。又與上面吾服汝。汝服

吾吾字不同

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惔然似非人。孔子便而待之，少焉見曰：「丘也眩與其信然與？」向者先生形體掘若槁木，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老聃曰：「吾遊心於物之初。」孔子曰：「何謂邪？」曰：「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嘗為汝議乎其將。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為之紀而莫見其形，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為而莫見其功，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乎其所，窮非是也。且孰為之宗？」音義熱乃牒反，不動。

而莫知乎其所窮非是也且孰為之宗

音義熱乃牒反，不動。

見賢遍反，辟必亦反，卷不開也。

被髮而乾，即離騷所謂髡髮也。

離騷九歌少司命與女沐兮咸

池，喻女髮，今陽之阿。惔然，疑定而立之貌，非人猶木偶人

也。掘兀兀然也。遺物，遺外物也。離人，離人類也。

立於獨者，超立乎一世之表也。物之初者，無物

之始也。辟合也。心無所知，口不欲言，故曰困焉

辟焉，將近也。謂其深妙者，難言且擬議其近似

者也。故曰言乎其將，前曰其樊其風。人間世篇

其樊，先生之言其風也。此言其將，即變換為文也。肅

蕭嚴冷之意赫赫輝明之意即是一陰一陽之

謂道易係辭上云一陽之謂道如此下四句陰陽和而後

萬物生交通互往來也獨陰不生獨陽不生梁穀

傳莊公三年獨陰不生獨陽不生故曰交通成和紀

者綱維主張之意也亦似有物主之而不可見

故曰或為之紀而莫見其形為之紀者造化也

一晦一明晝夜也消息滿虛四時之氣運日改

月化日異而月不同也日有所為而莫見其功

日日如是而造化之功孰得而名言之相反不

同也始終雖不同而其端不可尋譬如雀化為

蛤禮記月令云季秋謂雀之終則蛤實始焉謂

蛤之始則雀實終焉大而帝王之禪代亦如是

如何見得盡故曰終始相反乎無端而莫知乎

其所窮此分明是說箇造物但不指其名却又

曰非是也孰為之宗是即造物也宗亦造物也

言不是這箇孰為之主宰莊子之文句句生活

便是此等處

孔子曰請問遊是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樂也得

至美而遊乎至樂謂之至人孔子曰願聞其方曰

草食之獸不疾易斃水生之蟲不疾易水行少變

而不失其大常也。喜怒哀樂不入於胷次。夫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則四肢百體將為塵垢，而死生終始將為晝夜，而莫之能滑。而况得喪禍福之所介乎？棄隸者若棄泥塗，知身貴於隸也，貴在於我而不失於變，且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夫孰足以患心，已為道者解乎此。

至美至樂讚道之美也。不疾小厭也。行少變言易較易求也。不失其大常所食之水草猶在也。萬物之生皆在乎天之下，故必聽天之所為，豈得以自異。故曰：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知其

一出於天而莫不同，則死生且不能滑其心。而况得喪禍福乎？介芥蒂也。隸僕隸也。僕隸去來棄如泥塗，以我貴而彼賤也。若知道之可貴，實在於我，則外物之變豈能失我之至美至樂者？天地之間變化相尋，萬古如此，何有盡時得喪禍福無非自然，又何足以為吾心之患？故曰：萬物未始有極也。夫孰足以患心？但世俗之人不能解此，惟身與道一者，方解曉乎此，已身也。身與道一，故曰已為道。

孔子曰：夫子德配天地而猶假至言以脩心。古之

莊子內篇齊物論第七
君子孰能說焉。老聃曰：不然。夫水之於汜也，無爲而才自然矣。至人之於德也，不脩而物不能離焉。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脩焉。孔子出以告顏回，曰：丘之於道也，其猶醯雞與？微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

假借也。至言者，指以上許多言語也。謂老子其德如此，猶且不能離言語以脩其心，他人孰能免此說免也。謂必不能離言語以求道也。說與脫同。老聃曰：不然者，謂假言語以脩心，其說非也。爲取也。與酌同。江河之水酌之而不竭者，以

其本質無爲而自然也。才質也。水之所以爲水者，自然之質也。至人之德，本乎自然，雖不假脩爲外物，亦不得而離間之。天地日月亦自然而已矣。又何容力乎。故曰：夫何脩焉。醯雞，甕中之蟻蠃也。其包覆於甕中，豈知甕外之大。言所見者小也。

莊子見魯哀公。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爲先生方者。莊子曰：魯少儒，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何謂少乎。莊子曰：周聞之，儒者冠圜冠者，知天時，履方屨者，知地形，綏佩玦者，事至而斷，君子有其道者，未必

為其服也。為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固以為不然，何不號於國中曰：無此道而為此服者，其罪死。於是哀公號之五日，而魯國無敢儒服者，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門。公即召而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謂多乎。

方術也。言魯之儒者學術與先生不同也。緩佩玦者，言其行詳緩而佩玦主也。左傳：閔公二年，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公佩玦，孤突歎曰：玦取金寒，玦離註玦如環而缺，離不相連屬。能斷之義。一丈夫言孔子也。此意蓋言儒服者

多而皆不知道也。

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秦穆公忘其賤與之政也。有虞氏死生不入於心，故足以動人。

方飯牛之時，豈有求爵祿之心，唯其不求，所以見用於穆公。動人者，言感動而化之也。死生不入於心者，無為而為，心無所動也。到此又等閑說這兩句。

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筆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後至者，僮僮然不趨，受揖不立，因

則諸侯無二心也。文王於是焉以為大師。北面而問曰：政可以及天下乎？臧丈人昧然而不應。泛然而辭。朝令而夜遁。終身無聞。音義云臧地名

此一段把太公事却如此粧撰。別箇話頭常釣者。釣常在手也。釣竿雖在手而無意於釣。故曰非持其釣有釣者也。這般句語皆是好處。無天者言無所主也。偏朱蹄者其蹄只一隻朱也。先君王也。言所夢乃文王之父也。典法無更不變。易法度也。偏令無出無一事肯出號令也。號令之間獨言一事故曰偏令。壞植散群言不立朋

黨也。不成德不自有其成功。猶易曰或從王事

無成也。訟卦六三食舊德真厲終吉或從王事無成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同務

與眾人同事功而不自異也。黷即度也。外國之

黷斛大小不同皆不敢入其境內。則諸侯無不

知歸也。故曰無二心。朝令者朝聞文王之命有

及天下之間。故逃去終身無聞。猶書曰暨厥終

罔顯也。說命下云自河徂且屬之大夫古本作

夫夫司馬云。上夫字作大字。讀夫一大也。太山

石始皇文曰御史大夫夫。刻石之事見于蓋篆字

夫與大同見文鑑。愚按大明人張登雲莊子郭象註之補引希逸此註但文

鑑作
文選

顏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邪又何以夢為乎
仲尼曰默汝無言夫文王盡之也而又何論刺焉
彼直以循斯須也

循斯須者言苟徇一時之計欲衆人易從也又
豈可譏刺乎

列御寇為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指杯水其肘上
發之適矢復背方矢復寓當是時猶象人也伯昏
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嘗與汝登高山
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於是無人遂登高

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揖
御寇而進之御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
至人者上闕青天下潛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
今汝怵然有恟目之志爾於中也殆矣夫

引之盈貫開弓而至滿也前手直而肘平可以
置一盃水於其肘上言定也發射也適去也沓
重也又也矢方去而矢又在弦上沓於弦上者
纔去而方來之矢又寓於弦上矣此言一箭接
一箭如此其神速也象人木偶人也背逡巡者
面向高山而背臨深淵退而未已之意故曰逡

巡三分其足。一分在岸。二分無於虛處。可謂危之至。而伯昏無人能之者。即所謂純氣之守也。運生履地而射。射之常也。故曰非不射之射也。神能守。則雖上闚青天。下至黃泉。揮斥乎八極。其心亦無所變動。若險夷之境界。猶怵然而恂。其目。則是未知至人之學也。以此爲射。而欲求中的之精。義亦難矣。故曰爾於中也殆矣哉。怵懼也。恂。自恂動也。

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爲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間。栩栩然。

子之用心。獨奈何。孫叔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知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爲得失之非我也。而無憂色而已矣。我何以過人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其在彼邪。亡乎我。在我邪。亡乎彼。方將躊躇。方將四顧。何暇至乎人貴人賤哉。

鼻間栩栩然。息不在外。而在內。有自養之意也。令尹之貴。若在於令尹。則與我無預。我之可貴。若在於我。則與令尹無預。故曰其在彼邪。亡乎我。其在我邪。亡乎彼。此數句。發得精神。躊躇四顧者。高視遐想於天地之間。安知人之所謂貴。

者賤者。

仲尼聞之曰。古之真人。知者不得說。美入不得監。盜人不得劫。伏戲黃帝不得友。死生亦大矣。而無變乎已。况爵祿乎。若然者。其神經乎太山。而無介入乎淵泉。而不濡。處卑細而不憊。充滿天地。既以與人。已愈有。

知者不得說。非言辭所可窮也。美人不得濫。非聲色所能淫也。盜人不得劫。非凶威所能屈也。伏戲黃帝不得友。遁世而輕天下也。介間也。石雖無間。可以穿而過也。故曰經乎太山而無介。

處貧賤之地。而不以為病。故曰處卑細而不憊。充滿天地者。道也。道在已者。既塞天地。推以化入用之。無盡。故曰既以與人。已愈有。

楚主與凡君坐。少焉。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凡君曰。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夫凡之亡。不足以喪吾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存。存由是觀之。則凡未始亡。而楚未始存也。

此意即別者喪足而尊足者存。德充符篇云。魯趾踵見仲尼。仲尼曰云云。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又如此。換箇話頭。謂道之在已。不問有國與無國也。凡不為亡。楚不

爲存則世之得喪禍福皆外物矣。然其意猶在楚不足以存存一句失者既不足以自歉則得者亦不足以自矜自歉愧也自矜誇也。此語尤有味。此學問切身受用之語。

外篇知北遊第二十二

知北遊於玄水之上。登隱斧之丘。而適遭無爲謂焉。知謂無爲謂曰。予欲有問乎。若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三問而無爲謂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知不得問。反於白水之南。登狐闕之上。而睹狂屈焉。知以之言也。問乎狂屈。狂屈曰。唉。予知之。將語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知不得問。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服。始安道。無從無道。始得道。知問黃帝曰。我與若知之。彼與彼不知也。

其孰是耶。黃帝曰：彼無為謂真是也。狂屈似之。我

與汝終不近也。音義云：闕。苦亢反。符。文反。又音紛。又符紛反。

前後人名皆是寓言。如此三名却有分別。知有

思惟心者。也。無為謂自然者也。狂者猖狂也。屈

者。偃然如槁木之枝也。田子方篇。此書猖狂字便與

逍遙遊浮遊字同。猖狂而屈然無知之貌也。此

段只謂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辨出許多說話。

問而不知答。是此中無老僧。面前無闍梨也。燈傳

錄十六。樂普安傳云。樂普至夾山。禮拜端身而立。夾山曰。雞棲鳳巢非其同類。出去。師曰。自遠

趨風。請師一接。夾山曰。目前無闍梨。此間無老僧。師曰。錯也。樂普又作洛浦。大惠普說。並五燈

會元。皆同。欲答而忘其言。是猶知有問者也。故曰無為謂真是。狂屈似之。似近也。

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教。道不

可致。德不可至。仁可為也。義可虧也。禮相僞也。故

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

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故曰為道者日損。

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也。今已

為物也。欲復歸根。不亦難乎。其易也。其唯大人乎。

知者不言。此是達磨西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

見性成佛。大惠普說第三云。達磨說一箇方便。道我不立文字。語言直指人心見性。

成佛。韻府云。要覽達磨不立文字者。恐執文滯相也。不言之教。即維摩

不二法門也。文選頭陀寺碑註。文殊問維摩詰。何等是不二法門。維摩默然不應。

殊曰。善哉善哉。無有文字言語。道不可致。不可

以言致也。德不可至。不可以迹求也。仁義禮皆

為有迹。有迹則於道墮矣。莊子以禮為強世。故

比之仁義。其迹又甚。故曰道之華。亂之首也。華

外飾而無其實也。外飾之偽。欺詐之所由生也。

故曰亂之首。黜聰明。墮肢體。此為道之日損者

也。老子經云。損之又損。以至於無。則是忘其故

吾之時。田子方篇。能無為則循天理之自然。無所不

可為矣。物迹也。求道而又有迹。則是已。猶與物

同。而欲見自本自根之地。宜其難矣。復歸根者

言收斂而返於無物之初也。大人無為者也。太

人則易之。其易也。三字。莊子文法。若佗人則曰

唯大人則易之矣。

生也。死之徒。死者生之始。孰知其紀。人之生氣之

聚也。聚則為生。散則為死。若死生為徒。吾又何患

故萬物一也。是其所美者為神奇。其所惡者為臭

腐。臭腐復化為神奇。神奇復化為臭腐。故曰通天

下一氣耳。聖人故貴一。

生者死之徒。死者生之始。下一句易說。上一句難說。且如花木之發為枝為葉。是其生者也。然此已發者。終無不盡之理。則是其生者猶死矣。伊川曰。復入之息。非已出之息。

二程全書十四。明道遺書三云。真元之氣。氣之所由生。不與外氣相雜。但以外氣涵養而已。若魚在水。魚之性命。非是水為之。但必以水涵養。魚乃得生。爾。人居天地氣中。與魚在水無異。至於飲食之養。皆是外氣涵養之道。出入之息者。闔闢之機而已。所出之息。非所入之氣。但真元自能生氣。所入之氣。止當闔時隨之而入。非假此。此語極好。便是此意。碩果不食。易剝卦上九云。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而不可見食也。君子居之則為民。剝者復之萌也。覆蔭。小人用之則剝下。所庇也。

謂之碩果。死者矣。種之再生。非死為生之始乎。死生往來萬物皆然。孰知其所以為之者。紀綱紀也。主張而為之者也。氣之聚散為生為死。人皆知之。若知死生只是一理。則吾又何患為徒者。死生為一也。死生本一理。萬物皆然。而人自分美惡好惡。如花井之方盛。則以為神奇。落而在地。則為臭腐。殊不知葉落糞根。生者又自是而始。則是臭腐復化為神奇也。既生而落。則神奇又化為臭腐矣。亘古窮今。來來往往。只此下氣而已。聖人知此。故不以死生窮達禍福為分。

別故曰聖人故貴。一者無分別也。

知謂黃帝曰吾問無為謂無為謂不應我非不我應不知應我也吾問狂屈狂屈中欲告我而不我告非不我告中欲告而忘之也今予問乎若若知之奚故不近黃帝曰彼其真是也以其不知也此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予與若終不近也以其知之也狂屈聞之以黃帝為知言

此數行解得前意甚明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

是故至人無為大聖不作觀於天地之謂也今彼神明至精與彼百化物已死生方圓莫知其根也扁然而萬物自古以固存六合為巨未離其內秋豪為小待之成體天下莫不沉浮終身不故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惛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萬物畜而不知此之謂本根可以觀於天矣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即乾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易乾卦文言云乾始能以美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明法者寒暑往來盈虛消長皆有曉然一定之法則何嘗犯商量故曰不議鳧短鶴長駢拇篇云鳧短雖短續之

則憂。鶴脰雖長。斷之則悲。麥垂黍仰。或寒或熱。或苦或甘。皆
 是自然之理。而其所以長短甘苦者。如何說得。
 故曰有成理而不說。不作即無為也。無為不作。
 皆順自然也。聖人之所以順自然者。亦得諸天
 地而已矣。故曰觀於天地之謂也。神明至精。言
 妙理也。百化百物之化也。上彼字在天底。下彼
 字在物底。物之或生或死。其生也。或方或圓。皆
 神明至精者為之。既已有矣。孰能究其根極之
 地。故曰物已死生方圓。莫知其根。扁然即翻然。
 也有去而不已之意。便是逝者如斯。論語子在川

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萬物之化相尋而去。無所窮已。

而其造化常存。東坡所謂逝者如斯而未嘗往
 也。前赤壁賦云。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若非有所見。亦
 不能道及此。六合為巨。未離其內。言天地雖大。
 不出造化之內也。秋毫為小。待之成體。若無此
 秋毫之體。則無秋毫之名。即天下莫大於秋毫
 之末。而大山為小也。道遊篇沉浮往來也。不故常
 新也。萬物往來而不窮。日日如此。故曰天下莫
 不沉浮。終身不故。惟其不故。所以四時運行。而
 得其序也。惛然不可見也。油然生意也。若亡而

存死者生之徒也不形而神不特形而立不隨
生而亡也畜養也養萬物者道也而人不知之
此造化本根之地也觀於天者不過此理故曰
可以觀於天矣

齧缺問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視天和
將至攝汝知一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為汝美道將
為汝居汝腫焉如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言未卒
齧缺睡寐被衣大說行歌而去之曰形若槁骸心
者若死灰真其實知不以故自持媒媒晦晦無心
而不可與謀彼何人哉

此一段又選出兩箇知道之人相與語釋氏所

謂好手手中呈好手紅心心裏中紅心大惠普說第二

云好手手中誇好手紅心正汝形一汝視是忘

其形體耳目也攝汝知一汝度是去其思慮意

識也度意度也天和者元氣也忘其形體耳目

則元氣全矣補者釋氏所謂主人公也五燈會元第七

云瑞岩師彥禪師尋居丹丘瑞岩坐磐石出入

無時莫知其鄉孟子告子篇云孔子曰操則存

謂與則非來舍矣德將汝美德潤身也大道將

汝居居天下之廣居也孟子腫無知而直視之貌

犢之初生未嘗不視而何嘗有所視赤子亦然無求其故謂人不知其所以視者如何也此即形容無心之貌言未卒而睡寐者言答之未已而自睡也語意相契不容於言故如此狀出真其實知者言其實見此理之真也事物不入其心故曰不以故自持故事也媒媒晦晦芒忽無見也彼既無心而我有不容言者故曰無心而不可與謀穹壤之間有此人故曰彼何人哉深美之也

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子孫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天地之疆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

委聚也四大假合而爲此身故曰委形陰陽成和而後物生故曰生者委和也順理也性命在我即造物之理故曰委順人世相代如蟬蛻然故曰子孫委蛻也強陽氣即生氣也動者爲陽人之行處飲食皆此氣之動爲之皆非我有也

圓覺所謂今者妄身當在何處此身四大和合

所謂髮毛爪齒皮肉筋骨髓腦垢色皆歸於地唾涕膿血津液涎沫痰淚精氣皆歸於水煖氣歸火動轉歸風四大合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即知此身畢竟無体和合為相實同幻化便

是此意此一段亦自奇特不知所持無執著也

孔子問於老聃曰今日晏間敢問至道老聃曰汝

齋戒疏淪而心澡雪而精神搃擊而知夫道宵然

難言哉將為汝言其崖略夫昭昭生於冥冥有倫

生於無形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而萬物以形

相生故九竅者胎生八竅者卵生

疏淪通導之也澡雪洗滌之也搃擊屏去之也

宵然深奧之貌崖邊際也崖略者謂深妙者難

言只言其邊際粗略而已昭昭可見者也冥冥

不可見者也見而可得分別者謂之有倫有倫

萬物也無形造化也精神在入者也形可見者

精不可見者九竅人類也八竅禽類也以人與

禽並言故抑之也佛經所謂胎生卵生濕生剛

經云一切衆生之類若卵生若胎生若濕生若化生云云圓覺經亦同皆原於此

此意蓋謂人雖貴於物而其生也實同故欲其

捨色身而求法身此語未考莊子之意亦如此

其來無迹其往無崖無門無房四達之皇皇也邀

於此者四枝疆思慮恂達耳目聰明其用心不勞其應物無方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廣日月不得不行萬物不得不昌此其道與

其來無迹其往無崖言造化之間去者來者無地可尋逐也四達皇皇言太虛之間人之室居則有門有旁大虛之間但見其皇皇之大豈知其所從入從出者乎邀於此者言邀索而見此道也四枝強即圓覺所謂身體輕安也
塵從此承滅便能內發寂靜輕安恂達通達也不勞順自然也無方不定也即是以接而時生乎其心者也

論天地日月萬物若非此道誰實為之此四句只形容徹上徹下無非此道而已

且夫博之不必知辯之不必慧聖人以斷之矣若夫益之而不加益損之而不加損者聖人之所保也淵淵乎其若海魏魏乎其終則復始也運量萬物而不匱則君子之道彼其外與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此其道與中國有人焉非陰非陽處於天地之間直且為人將反於宗自本觀之生者暗醜物也雖有壽夭相去幾何須臾之說也奚足以為堯桀之是非

音義云音蔭又音闇醜於界反又於感反一音意一音他感反

博之無所不知也。人之辯博皆誇以為已能而
不必出於汝之知惠其所以知惠者造物也。故
聖人只以造物斷之不以益為益不以損為損
所保者在我而外物不得而加焉。此聖人之事
也。終則復始純亦不已也。中運量萬物而不匱
應物而不窮也。運用而量度之故曰運量。此未
免於有心只為君子之道。蓋言其有迹也。以我
而應物則為運量萬物。物至而我應之則為萬
物皆往資焉。便是感而後應。迫而後動。刻意篇
應迫而後動不如此而不匱則謂之道道者無

心無迹也。中國有人焉謂天地之中有至人焉
非陰非陽言其不可以物指名也。有人之形而
其心遊於物之初直寓形於天地之間耳。故曰
直且為人。將反於宗。宗者萬物之初也。暗醜氣
之不順者也。人身之氣有所不順則為疝為贅
造物之氣生而為人則亦其不順者也。故曰自
本觀之言反於天地之初而觀之也。此意蓋是
貶剥人身便是釋氏所謂皮囊包血之論。後漢
傳二十。襄楷上。桓帝書曰。天神遺以好女。浮屠
曰。此但革囊盛血。註四。十二章經。天神獻王女
於佛。佛曰。此是子細看來。大藏經中許多說話
革囊盛穢血耳。

多出於此堯桀是非言人世是非之論因有此
身而後有之百年之間縱有長短此之天地須
臾而已此數語亦好

果蔽有理人倫雖難所以相齒聖人遭之而不違
過之而不守調而應之德也偶而應之道也帝之
所興王之所起也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卻
忽然而已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溲然莫不入
焉音義云蔽力果反說文云在木曰果在地曰
蕪易音義馬云果桃李之屬蔽瓜瓠之屬
果蔽物之至微者也其生也有時其種也有種
自古及今其類不雜非有自然之理乎舉其微

者言之則大者可知矣人倫之中雖有許多厄
難如上下之相制強弱之相凌壽夭之為悲喜
此皆厄難也然而同處宇宙之間相為齒列君
臣父子中國夷狄亦皆造物中之一物也聖人
則曰方以類聚物以群分易繫辭上云方以類
聚物以群分吉凶生
矣此則無分精粗彼我皆曰相齒亦高論也遭
乏而不違者遭時有逆順順之而已過之而不
守者所過者化也子孟調和也偶合也隨感隨應
相與和合道德之自然者也帝王興起亦不越
此理而已忽然而生也伸也來也

入死也。屈也。往也。注然勃然。推擁而出之狀。油然溲然。活熟也。此即往者屈也。來者伸也。易之所謂窮神知化者也。繫辭下云。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又云。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類悲之。解其大毀。隨其天葬。紛乎宛乎。魂魄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

物之初生。本無而有。又化而死。則是既有而無。同乎下理。而人物之類。自以為悲哀。愚惑也。歿

藏弓之物也。袞囊也。愚惑之人。猶有所包裹而

不明也。能自知覺。則解其毀。而隨其袞矣。墮落

也。棄之也。紛乎宛乎。宛轉也。言變化也。魂魄精

神也。精神將散。則軀殼從之。故曰大歸。即返其

真宅之意也。前漢書列傳六十七。楊王孫者。孝武時人也。學黃老之術。曰。千載之後。棺槨朽腐。迺得歸土。就其真宅。

不形之形。形之不形。是人之所同知也。非將至之所務也。此衆人之所同論也。彼至則不論。論則不

至。不形之形。不可見者也。形之不形。於形體之中。

而有不可見之形也。即佛所謂唯有法身常住不滅也。此所然此事人皆知之而未未考能離形以求之。故不得而至焉。務事也。學而將極乎至。則其所從事者不止如斯而已。故曰非將至之所務也。衆人之論皆如此而未未考有至之者。故曰此衆人所同論也。又就此語演說謂能至者則不論纔有此論則爲不至矣。故曰彼至則不論論則不至。蓋謂不形之形此本易知不待言也。若以此爲論乃是未造其至妙之地。此又說高十層語。

明見無值辯不若默道不可聞聞不若塞此之謂大得。

見而有所遇曰值此有迹之見也。道不可以形迹見則無值矣。故曰明見無值辯不若默纔有辯則非矣。嘿不言也。所謂道者非聞彼也。自聞而已矣。謂之聞則非道矣。有聞不如不聞。塞塞其耳而無聞也。故曰道不可聞聞不若塞。大得猶言深造也。孟子離婁下篇云深造之以道

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在。東郭子曰。期而後可。莊子曰。在螻蟻曰何其

下邪。曰在務。曰何其愈。下邪。曰在尾。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東郭子不應。莊子曰：夫子之問也，固不及質。正獲之問於監市，履豨也。每下愈况也。此段撰得又好。雖似矯激之言，然物無精粗，同出此理，亦是一件說話。釋氏所謂無情說法，尾

傳燈錄二十八。南陽慧忠國師傳云。僧曰：無情還解說法否。國師曰：常說。熾然說：無間歇。又云：僧問：如即此意也。期何是古佛心。國師曰：牆壁瓦礫是。

而後可者，言指定其所而後可。質本也。汝問不及其本，故吾所言愈下也。監市猶今之賣肉行頭也。履豨者，以足躡豨，則知其斤兩輕重也。况

比也。下監市之賤者也。正獲之官，欲知豨之肥瘠，若問其卑賤者，則其比况說得愈明。故曰：每下愈况。正市令司也。獲人名也。此以喻問道者也。

汝唯莫必無乎逃物。至道若是，太言亦然。周徧咸三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嘗相與遊乎無何有之宮，同合而論，無所終窮乎。嘗相與無爲乎澹而靜乎。漠而清乎。調而間乎。寥已吾志，無往焉而不知其所至。去而來，不知其所止。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所終。彷徨乎馮闕，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窮。

莫必者無固必之意也。論語汝若無固必之心則

物之至理皆無所逃。又豈疑於吾言。故曰至道

若是大言亦然。周徧咸三字同訓。德充符篇云

而不失於允。註云和。故曰異名同實。此一句蓋

豫通猶曰周徧咸。喻物無精粗。其理一也。無何有之官。忘已見而

無固必之意也。同合而論。言無精無粗。合而同

論。安有終窮調間和安也。澹靜漠清調間。皆形

容無為之妙而已。寥虛也已。與矣字同。言能講

究至此虛一之妙。則吾之志願足矣。故曰寥已

吾志。此四字下得簡而有力。既無往矣。安有所

至。雖有去來而無所止宿之地。上兩句既言往

來不可知之意。又結云我既往來而不知其所

終。則但見其彷徨馮闕。入於大知之中。而不知

其所窮極矣。彷徨徜徉也。馮闕虛曠也。大知至

道也。

物物者與物無際。而物有際者。所謂物際者。也不

際之際。際之不際者也。謂盈虛衰殺。彼為盈虛。非

盈虛。彼為衰殺。非衰殺。彼為本末。非本末。彼為積

散。非積散也。

與物無邊際。是與物俱化者也。與物俱化。則可

以物物。即所謂不物者。乃能物物也。在宥篇與物
 未化。則有崖際矣。既有崖際。則窮於其所際。有
 際。則有窮矣。故曰物有際者。所謂物際者也。極
 而至於無極。窮而至無窮。則為不際。於物之際
 而得其不際者。則際之不際者也。謂於崖際之
 地。而見其無崖際也。不形之形。形之不形。不際
 之際。際之不際。此等句法。皆是莊子之文奇處。
 衰盛衰也。殺際殺也。舉其一。則知其二也。盈虛
 盛衰本末聚散。皆若有迹。而實不可窮。此即不
 際之際。際之不際者也。

矧荷甘與神農。同學於老龍吉。神農隱几闔戶。晝
 暝。矧荷甘日中。麥戶而入。曰老龍死矣。神農隱几
 擁杖而起。曝然放杖而笑。曰天知予僻陋慢訑。故
 棄予而死。已矣。夫子無所發。予之狂言而死矣。夫
 弁垆吊。聞之曰。夫體道者。天下之君子。所繫焉。今
 於道秋毫之端。萬分未得處一焉。而猶知藏其狂
 言而死。又况夫體道者乎。視之無形。聽之無聲。於
 人之論者。謂之冥冥。所以論道而非道也。音義云。麥處野。

反。曝音。麥音。訑音。

麥開也。推開其戶而入。曝然放杖之聲也。天知

予以天呼老龍吉也。夫子在則有啓發予之太
 言。今既死則無啓發予之言。蓋謂老龍吉死而
 無言矣。命姓也。堀名也。因乎老龍而聞神農之
 言。體道者與道為一也。繫歸而宗之也。有體道
 之人則天下之君子皆歸而宗之。今神農於道
 未有所見而亦知老龍之死為藏其狂言。况其
 體道與老龍同者乎。狂言即大言也。其意蓋謂
 道在不言藏其言而死所以為道。神農未造此
 境而亦為此言。况高神農者乎。秋毫之端至小
 矣。於此而未有萬分之一。少之又少可知矣。佛

經等數譬喻

法華經譬喻品云彼諸菩薩無量
無邊不可思議等數譬喻所不能

及非佛智力
無能知者

亦有此語勢道本無聲形不可視

聽若論說於人以冥冥而名其道是特強名而
 已實非道也。故曰所以論道而非道也。即言者
 不知之意。篇內之語形聲有也。冥冥無也。知有之為
 無不若並與無無之。蓋謂神農之為此言亦未
 為知道也。

於是泰清問乎無窮曰子知道乎。無窮曰吾不知
 又問乎無為無為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數
 乎。曰有曰其數若何。無為曰吾知道之可以貴可

以賤可以約可以散。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泰清以之言也。問乎無始曰：若是則無窮之弗知與無爲之知孰是而孰非乎？無始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內矣。知之外矣。於是泰清中而歎曰：弗知乃知乎？知乃不知乎？孰知不知之知？無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當名。無始曰：有問道而應之者，不知道也。雖問道者，亦未聞道。道無問問無應，無問問之是問窮也。無應應之是無內也。以無內待問窮，若是者，外不觀乎宇宙，內不知

乎太初，是以不過乎崑崙，不遊乎太虛。

發語之端，著於是兩字，即是佛經。我聞一時之

上著如是兩字也。金剛經如是。是我聞。一時。佛在云云。又法華經同。道之

有數。謂可歷歷而言也。貴賤約散，皆道之可以

歷數者，約合也。內自得也。外與道爲一也。不知

之知，乃不可名言之妙也。形形之不形，即不物

乃能物物也。在宥篇。當對也。有道之名，則名與道

對立，即離其本然之真矣。故曰：道不當名。道本

無問問之而答，我已離道。彼之問者，所聞亦非

道矣。問窮者言其所見，至於問而窮，蓋謂泥言

語求知見之非也。無內者中心未得此道也。得此道則不應答之矣。宇宙可見者也。故曰外太初不可見者也。故曰內。崑崙在於宇宙之外。太虛又在崑崙之外。崑崙且未過。安得至太虛乎。光曜問乎無有曰。夫子有乎。其無有乎。光曜不得問而孰視其狀貌。窅然空然。終日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搏之而不得也。光曜曰。至矣。其孰能至此乎。予能有無矣。而未能無無也。及為無有矣。何從至此哉。

孰視其狀數語只形容道之不可見也。予能有

無未能無無此言妙之又妙也。未能無無則我

猶在無字之內為無字所有矣。何從至於窅然

空然者乎。圓覺曰。說無覺者亦復如是。圓覺經云若說

有覺猶未離幻說無覺者亦復如是是故幻滅為不動覺而至於無覺可

謂妙矣。而猶以無覺為未盡。即此未能無無為

無所有之意。前之知無為泰清無始。此之光曜

無有似此等名字其寓意却甚明。非其他王倪

被衣等之比。

大馬之捶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毫芒。大馬曰。子

巧與。有道與。曰。臣有守也。臣之年二十而好捶鉤

於物無視也。非鈎無察也。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以長得其用。而况乎無不用者乎。物孰不資焉。鈎帶也。大馬。大司馬也。捶鍛也。大司馬之屬有鍛鈎者。老而精絕。至於無毫釐之差。言其巧也。非鈎無察。即前所謂唯蝸翼之知也。連生用心專一於鈎之外無所見也。用者巧也。不用者道之自然者也。無不用者。道之無爲而無不爲者也。言我以不用自然之妙。而用之於巧。且長得其用。而至於老。况道之無爲。無不爲者。天下之物孰不資賴之乎。

冉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邪。仲尼曰。可。古猶今也。冉求失問而退。明日復見曰。昔者吾問。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昔日吾昭然。今日吾昧然。敢問何謂也。仲尼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今之昧然也。且又爲不神者求邪。無古無今。無始無終。未有子孫而有子孫可乎。冉求未對。仲尼曰。已矣。未應矣。不以生生死。不以死死生。死生有待邪。皆有所一體。有先天地生者。物邪。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有物也。猶其有物也。無已。聖人之愛人也。終無已者。亦乃取於是。

者也。

太極之初陰陽判而爲天地。天地之運行陰陽之往來循環而無已。古亦如是。今亦如是也。以古猶今而答。未有天地之間。意蓋如此。昭昭見之甚明也。神者在我之知覺者也。不神者知覺之靈爲氣所昏也。昔日之昭昭。虛靈知覺者在也。故能受之。今之昧然者。虛靈知覺者不在。故又有所求而未知也。無今古無始終言太極之理。一動一靜無時不然也。造化之理生生不窮。如人之有子孫不待其有而後知之也。有此人類則有此子孫。有此宇宙則有此陰陽。無一息之可間斷也已矣。未應矣。言汝到此不必更形於言矣。纔有生字則有死字。是因生而後生。一死字也。纔有死字則有生字。是因死之名而後死。其生者也。此即無生無死四字。又如此變換言句。死生之有待一體而已。一體猶一本也。即一理也。即造化之自然也。物物者非物。則有非物者。必生於天地之先。豈可以物名之。故曰有先天地生者物邪。言非物之物。不可以物名也。既名爲物。則不得爲在天地之先者矣。如此便

是有物也。故曰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有物也。此是一句。既曰有物。則物之相物。無窮已矣。故曰猶其有物也。無已。如此等處。皆其文字之妙。者。聖人之愛人。則有迹可見矣。形迹之相求。至於無時而已者。蓋其所取在於有物。而不知物者之非物也。

顏淵問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曰。無有所將。無有所迎。回敢問其遊。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安化安不化。安與之相靡。必與之莫多。稀章氏之

圍黃帝之圃。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整也。而況今之人乎。聖人處物不傷物。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唯無所傷者。為能與人相將迎。

無將無迎。即無心於物者也。應物而不累於物。則為外化。因感而應。不動其心。則為內不化。故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與接為構。日以心闢。則為內化。與物相劇。相刃。與接為構。及與物相語。而見殺於內。則為外不化。故曰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以我之內不化者。而外應乎物。所過

者化而無將迎則化亦不知不化亦不知故曰
 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安化安不化一不化者
 無心之心也安猶豈也相靡言相磨也靡與剗
 同安與豈與也多求多也求多相勝也莫多則
 不求相勝也必與之莫多言至道之人必與物
 不求多以相勝也狶韋黃帝有虞湯武儒墨之
 師皆未能盡內不化之道故至於以是非相鑿
 言其猶有是非之爭也五味相奪而後可以為
 鑿故曰相鑿以狶韋而下與儒墨對說是以不
 抑大之意囿圍宮室者謂其以此為窠臼也不

傷物即與物化也既與物化則物亦不能傷
 其無所累也惟其心無所累所以能與人相將
 迎前言無將迎此言與人相將迎即無為無不

為老子經 不物乃物物之意 在宥篇

山林與臯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樂未畢也哀
 又繼之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弗能止悲夫世
 人直為物逆旅耳夫知遇而不知所不遇知能能
 而不能所不能無知無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夫
 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豈不亦悲哉至言去言至
 為去為齊知之所知則淺矣

音義云齊才
細反又如字

凡人遊於山林阜壤之間其始也必樂既樂則必有所感感則哀矣蘭亭記中正用此意因物而樂因物而哀去來於我皆不自由則我之此心是哀樂之旅舍也此言自無主人公為物所動也遇可見者也不遇不可見者也可見者人也不可見者天也能其所能人也其所不能天也舉世之人皆有不自知不自能者既謂之人皆不免此故曰無知無能者固人所不免也唯其知人而不知天故嘗用心用智欲以免其所不可免者豈不可悲也哉至言則無言矣故曰至言去言至為則無為矣故曰至為去為不知其所不可知而皆以其所可知者為知其所見淺矣故曰齊知之所知齊同也猶皆字也

雜篇庚桑楚第二十三

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
 壘之山。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挈然仁者。
 遠之。擁腫之與居。鞅掌之為使。居三年。畏壘大穰。
 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洒然異之。
 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庶幾其聖人
 乎。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庚桑子聞
 之。南面而不釋然。弟子異之。庚桑子曰。弟子何異
 於予。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實成。夫春
 與秋豈無得而然哉。大道已行矣。吾聞至人尸居

此處有極淡之印文，內容與左頁文字相呼應，但字跡極其模糊，難以辨認。

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焉。欲俎豆予于賢人之間。我其杓之人邪。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

役徒也。門人弟子也。偏得獨得也。臣僕也。晝然分明之意。挈然慈柔之意。擁腫鈍朴也。鞅掌猶支離也。洒然異之者言。見其瀟洒有異於人也。歲計有餘者久而有益也。尸祝社稷只是敬祀之意。四字輕重一般。如此下語皆是其筆端鼓舞處。南面者必其所居向南。不釋然不樂也。春秋之所以得而然者。天為之也。故曰豈無得而

然哉。大道已行矣。大道自然也。此蓋自然無心之喻。尸居環堵之室而自託於猖狂與百姓為一。人皆不知其所行為何如。故曰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如亦往也。言與世相忘也。俎豆猶言位置也。杓小器也。必我淺而易見。故人得以知之。如釋氏言我修行無力。為鬼神覷破是也。錄第八。南泉一日到莊莊主預備油糲迎奉師曰。老僧居常出入不與人知。何得排辨如此。主曰。昨夜土地報道和尚今日來。師曰。王老師修行無力。被鬼神覷見。不釋然於老聃之言者。恐負吾師之誨而不樂也。

弟子曰不然。夫尋常之溝。巨魚無所還其體。而覷

鱗爲之制步仞之丘陵巨獸無所隱其軀而虜狐
爲之祥且夫尊賢授能先善與利自古堯舜以然
而况畏壘之民乎夫子亦聽矣庚桑子曰小子來
夫函車之獸介而離山則不免於罔罟之患吞舟
之魚矜而失水則蟻能苦之故鳥獸不厭高魚鼈
不厭深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眇而
已矣且夫二子者又何足以稱揚哉是於其辯也
將安鑿垣墻而殖蓬蒿也簡髮而櫛數米而炊竊
竊乎又何足以濟世哉舉賢則民相軋任智則民
相盜之數物者不足以厚民民之於利甚勤子有
殺父臣有殺君正畫爲盜日中穴坏吾語汝大亂
之本必生于堯舜之間其末存乎千世之後千世
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者也

鯢鱓雖小可以主尋常之溝孽狐雖小可以主
步仞之山此言地無細大皆有所尊也先善與
利言名出則利入也堯舜之時其於賢能亦然
言人有賢能之善則人必尊敬之今畏壘之地
雖小而其敬賢之心亦與古同謂夫子當聽從
之也函車吞舟函亦吞也介獨也矜流蕩也此
喻名見於世能害其身也全其形生長生久視

者也。

老子經。長生。又藏身不厭深眇。欲遐世而視之道云云。

藏身不厭深眇。欲遐世而

無名也。二子指堯舜也。以堯舜為辯。猶垣墻之

上。將欲種草。無此理也。謂引證失其宜也。簡髮

而櫛。數米而炊。形容其屑屑容心之意。舉賢則

民必爭。以智為任。則民愈詐。之數物者。言以上

數事也。民於利甚勤者。言為生甚苦也。坏墻也。

日中穴。墻即晝為盜也。千世之後。必有人與人

相食者。謂天下之患。自堯舜始也。

南榮越感然正坐曰。若越之年者。已長矣。將惡乎

詭。兼以及此。言邪。庚桑子曰。全汝形。抱汝生。無使

汝思慮營營。若此三年。則可以及此言也。南榮越

曰。目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盲者不能自見。耳

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聾者不能自聞。心之與

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狂者不能自得。形之與形。亦

辟矣。而物或間之邪。欲相求而不能相得。今謂越

曰。全汝形。抱汝生。勿使汝思慮營營。越勉聞道。達

耳矣。庚桑子曰。辭盡矣。曰。奔蜂不能化。藿蠋。越雞

不能伏。鵠卵。魯鷄固能矣。鷄之與雞。其德非不同

也。有能與不能者。其才固有巨小也。今吾才小。不

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見老子。

託業言受學也。及此言者欲及庚桑子之所誨也。具人之形其心耳目皆同。故曰吾不知其異也。人人有此心而狂者不自得亦猶盲聾者之無所見聞也。辟開也。我之形與人之形亦皆開明而無所蔽而我乃為物欲所聞。我欲以心求心愈不可得。故曰欲相求不能相得。我方求心了不可得而夫子謂我勿使思慮營營若於此。黽勉以求聞道亦庶幾其能達乎。越為此言未有脫離處。庚桑子更欲點化之而未盡其言。欲指其往見老子。故曰辭盡矣。蓋託為謙言。非果辭窮也。奔蜂小蜂也。藿蠋豆中大蟲也。越雞小曾雞大鷓亦大鳥也。小蜂不能咒大蟲小雞不能覆大卵。此喻其力量尚小不能點化汝也。遂使之往見老子。

南榮越羸糧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老子曰子自楚之所來乎。南榮越曰唯。老子曰子何與人偕來之衆也。南榮越懼然顧其後。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南榮越俯而慙仰而歎曰今者吾忘吾答。因失吾問。老子曰何謂也。南榮越曰不知乎。人謂我朱愚。知乎反愁我軀。不知仁則害人。仁則反愁我身。

不義則傷彼義則反愁我已安逃此而可此三言者越之所患也願因楚而問之老子曰向吾見若眉睫之間吾因以得汝矣今汝又言而信之若規規然若喪父母揭竿而求諸海也汝亡人哉惘惘乎汝欲反汝情性而無由入可憐哉

越方獨見而老子以為與眾人偕來正釋氏所謂汝曾中正闢也傳燈錄二十九文益頌欲免心中闢但知看古教忘

吾吞因失吾問者言其心茫然失所問吞也去其知而不知則人以我為愚矣朱專也朱愚猶

顯蒙也楊子法言學行篇云天降生民倥傯顯蒙註倥傯無知也顯蒙頑愚也司馬光

云顯與專同若有心乎用智則反為我身之累此意

蓋謂無心既不可有心又不可即釋氏所謂恁

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五燈會元第五藥山惟儼禪師首造石頭

之室便問三乘十二分教某甲粗知葦間南方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實未明了伏望和尚慈悲

指示頭曰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揔不得子作麼生師罔指頭曰子因緣不在此且徃馬大師處去○大慧普說第三其言

亦有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之語其言

仁義處亦同三言之患其疑即一也若汝也見

汝眉睫已知汝為未知道今觀汝言果然故曰

又言而信之規規蹇淺之貌揭竿而求諸海言

求無於有茫乎而無歸著也亡人者失其本心

之人也。惘惘憂愁不自得也。欲反情性而無由入言欲見自然之道而不可得亦可憐憫也。南榮越請入就舍。召其所好去其所惡。十日自愁。復見老子。老子曰。汝自洒濯孰哉。鬱鬱乎。然而其中津津乎。猶有惡也。夫外鞵者不可繁而捉。將內捷內鞵者不可繆而捉。將外捷外內鞵者。道德不能持而况放道而行者乎。

召其所好欲求其是也。去其所惡欲離其非也。有好有惡其中自惑。故十日自愁孰哉。孰與孰同言用功亦久矣。鬱鬱乎未寧一之意也。纔有所惡則心有所著。故津津然而可見。鞵以皮束物也。捷閉門之牡也。二者皆執捉斂束之喻。應物於外欲自檢柅則繁多而不可執捉。外既不

定則將反而求之於內。故曰將內捷。心中之擾擾欲自檢柅則綢繆纏繞而不可執捉。內既不

定則又將求之於外。此言學道而不得其要。或欲制之於外或欲制之於內皆無下手處。若此者其在身所有之道德且不能自持守况欲行道乎。放道而行言循自然之理而行之也。能循自然而行此至人之事也。

南榮越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病者能言其病然其病病者猶未病也若越之聞大道譬猶飲藥以加病也越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舍諸人而求諸已乎能儻然乎能侗然乎能兒子乎兒子終日嗥而嗑不嘔和之至也終日握而手不掬共其德也終日視而目不瞋偏不在外也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為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是衛生之經已

病者方病人有問之能自言其病之狀則是其病猶未甚也病至於甚則不能言矣我今欲聞大道而不自知其受病之處言蔽惑之甚也雖有教誨之言使我愈見惑亂故曰猶飲藥以加病今皆不敢請教只願學衛生之道而已抱一者全其純一也勿失者得於天者無所喪失也無卜筮而知吉凶者至誠之道可以前知也中至誠之道能止能定也能已即釋氏所謂大休庸歇也大慧書曰大休歇地或休去舍諸人而求已不務外而務內也儻然無所累之貌侗然無所知之貌能兒子乎不失赤子之心也孟子離婁下篇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嗁哭也。嗔喉也。嗔聲乾也。赤子
嗁啼而聲不乾。無容心而不傷其和也。規屈不
可伸也。人之手久握而不伸則伸時必有窒礙
小兒則不然者其自然之性箇箇如此共同也
德性也。目視而不瞶雖視而無所視也。未知外
物也。知有外物則為偏矣。瞶與瞬同行不知所
之居不知所為即言無心也。委蛇隨順也。或行
或居動而與物隨順波流也。同波即與物偕往
之意。如此則可以為衛生之常故曰是衛生之
經已。

南榮趯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曰非也是乃所
謂冰解凍釋者。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
乎天。不以人物利害相撓不相與為恠不相與為
謀不相與為事。倏然而往倏然而來是謂衛生之
經已。曰然則是至乎。曰未也。吾固告汝曰能兒子
乎。兒子動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
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
有惡有人災也。

趯問衛生之經求其次者也。及聞老子之言如
此之妙故有至人之德之問。此問自是而老子

又曰非也。蓋恐其住著於此，又成窠臼。即釋氏所謂立處非真是也。臨濟錄云：隨所作主立處，皆真。○大惠普說上云：非

離真而立處立處，即真。更有甚麼事。冰釋凍解，即脫洒自悟之意。

相與交食於地，與人同也。交樂於天，自同乎天也。交俱也同也。相櫻相觸也。為怪為異也。不為謀。無計度之心也。不為事。無事事之迹也。又曰：是衛生之經已。上言夫至人者，此曰衛生則所言衛生之道，即至人事矣。以此而觀，則前面非也。兩字分明不是實話。越既聞此，又曰：然則是至乎。意謂此道即至道矣。而老子又曰：未也。既

曰未也。則當別有話頭。却又提起前頭，能兒子乎之語，則所謂未也，亦非實話。禍福無有者，言超出禍福之外也。人災者，世情之患害也。我既超出禍福之外，則去世遠矣。又何有世間之患害乎。曰非也。曰未也。蓋不欲與之盡言，使之自悟也。禪宗多用此一解。

宇泰定者，發乎天光。發乎天光者，人見其人人有脩者。乃今有恒，有恒者，人舍之。天助之。人之所舍，謂之天民。天之所助，謂之天子。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行者行其所不能行也。辯者辯其所不能辯

也。知止乎其所不能知，至矣。若有不即是者，天鈞
 敗之。自此以下，莊子泛言至理也。宇宙中也。泰然而
 定，則天光發見，即誠而明也。故曰：宇宙泰定者，發
 乎天光。天光既發，則人雖見其為人而已，自同
 於天矣。人有脩者，脩真之人也。脩真之人，至於
 天光既發，則有恒矣。恒，久也。便是至誠，悠久也。
 中庸：至誠而至於悠久，則天亦助之。人亦歸之。舍
 止也。歸也。天民，天人也。言非常人也。天子者，天
 愛之如子也。學行辯，皆有迹者也。所不能學，所

不能行，所不能辯，自然者也。人之所知，至其所
 不能知而止，則為所造之極。故曰：至矣。天鈞，即
 造化也。有不即是者，不就是也。即就，不就是
 反是也。反是，則失造化自然之理矣。敗，失也。
 備物以將形，藏不虞以生心，敬中以達彼。若是而
 萬惡至者，皆天也。而非人也不足以滑成。不可內
 於靈臺。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
 也。

備物者，備萬物之理也。萬物皆備於我也。孟子子
 篇。將形者，順其生之自然也。不虞，不計度，不思

慮也。退藏於不思慮之地。而其心之應物隨時

而生。即佛家所謂無所住而生其心也。金剛經云。應無

所住。而存於中者。敬則應於外者。無不通。即敬

生其心。以直內義以方外也。易坤卦。達通也。彼在外者

也。萬惡者不如意之事也。吾之所造。既至於是

而猶有萬惡至者。則是天實為之。非人事之失

有以致之。又何足以滑我胸中渾成之德。故曰

皆天也。而非入也。不足以滑成靈臺心也。不納

於靈臺外物不入其心也。外物不入其心。所以

不滑其成也。有持者言有所主也。不知其所持

者。雖有所主而不知其所主。大而化也。孟子不可

持者言有所持守則未化矣。此一句三持字。最

說得精微。不可草草看過。

不見其誠已而發。每發而不當業入而不舍。每更

為失。為不善。平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為不善

乎幽間之中者。鬼得而誅之。明乎人。明乎鬼者。然

後能獨行。

此數句又說不善之人未能成已而有所作為

妄發也。妄發則每事皆不當業已入於其間。雖

知之而不能自舍。此耻過作非者也。更換也。耻

過而作非每有所更改轉見差錯故曰每更為失業不訓事今人曰業已成行業已如此史記子貢

傳業已成○僧寶傳清涼傳兩已止業已成行云云便是此業字如此之

人所為既不善矣非有人誅則有鬼責言幽明

平之間有不可得而逃者人能知幽明之所畏則

能謹獨矣故曰明乎人明乎鬼然後能獨行此

即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是以君子慎其獨也中庸

獨行即慎獨也以此數語入之經書亦得

券內者行乎無名券外者志乎期費行乎無名者

唯庸有光志乎期費者唯賈人也人見其跋猶之

魁然與物窮者物入焉與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

焉能容人不能容人者無親無親者盡人

券內者所求在我之分內也即孟子盡心篇所謂

求則得之求在內者也無名者人無得而名也

券外求在外者也券外之人志之所期不過為

費用之資耳言求以自利也唯庸有光充實而

有輝光也孟子盡心篇庸常也光常在也舍已而求

外志在得利商賈者之用心也故曰唯賈人也

跋高而自立之貌人見其外或富或貴有過於

人則以為魁然而可尊而不知其與物欲相為

終始至於窮盡而後已。是其一身皆沒入於物
 欲之內矣。故曰與物窮物入焉。且苟也。逐逐於
 物。苟且以求得。有至於喪身而不悔者。故曰與
 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身且不能容於人。何有
 以其不能容人之心。及其甚者。則親戚骨肉皆
 踈棄矣。故曰不能容人者無親。人而無親則人
 道絕矣。故曰無親者盡人。盡絕也。看此數句。莊
 子如何不理會世法。
 兵莫憐于志。鎡錡為下。寇莫大於陰陽。無所逃於
 天地之間。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

志者心有所著也。心有所著皆能自傷人之自
 害。莫憐於此志。尤甚於兵之鎡錡。故曰兵莫憐
 于志。鎡錡為下。陰陽之氣皆能傷人。猶寇也。然
 此心若平和。則陰陽豈能為害。故曰非陰陽賊
 之心。則使之。即所謂其熱焦火。其寒凝冰是也。
郭象註云。夫志之所攬。焦火凝冰。○疏云。心此
 得喪喜怒戰於胸中。其寒凝冰。其熱焦火。此
 兩句極佳。在心學工夫。此語最切。
 道通其分也。其成也毀也。所惡乎分者。其分也以
 備。所以惡乎備者。其有以備。
 成毀二事。分而為二。以道觀之。一而已矣。故曰

道通其分也。人心既分，彼我則於其私也。必求備，故曰其分也。以備，凡有皆歸於無，而私於求備者，但求其有，知道者惡之。故曰所惡乎備者，其有以備也。

故出而不反，見其鬼出而得是，謂得死。

應於外者，能反於內，則為德。為德則能神，能天逐乎外，而不知反，則淪於鬼趣矣。故曰出而不

反，見其鬼。釋氏曰：鬼窟裏活計。大惠普說第三師云：一任鬼窟裏作活計，即此是也。無是非，則此心常生，執是非

而不化，則此心為死。出而得是，言役於外而得

自是之見者也。齊物曰：近死之心，不可復陽，即此意也。

滅而有實鬼之一也。以有形者象無形者而定矣。

實者，天地之間實理也。無心則虛，虛則實。若以

私心滅之，而以有者為實，則其人與鬼同矣。故

曰：滅而有實鬼之一也。鬼趣淪沒，皆私心滅理

貪著諸有，而不知真空實有者也。人能於有形

之中而視之，似無形，則見理定矣。象似也。釋氏

云：但可空諸所有，不可實諸所無。傳燈錄第八

州牧于公頓問疾，次士謂之曰：但願空諸所有，慎勿實諸所無。好住世間，皆如影響。言訖，枕于

公，滕，便是此意而化。

出無本，入無竅，有實而無乎處。

出生也。萬物之所由始也。未嘗無本而不可知。

故曰無本，入死也。萬物之所由終也。雖知其所

終而不見其所入之處。故曰無竅。實理雖有而

無方所之可求。故曰無乎處。

有長而無乎本，剽有所出而無竅者，有實有實而

無乎處者，字也。有長而無本，剽者，宙也。有乎生有

乎死，有乎出有乎入，入出而無見其形，是謂天門。

自此以下，解上三句也。理在今古千萬年如是。

故曰有長然而不見其始終。故曰無乎本，剽本

始也。剽，末也。終也。老子曰：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天地不仁，章云：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雖出者不窮而

不可屈，其竅虛也。虛乃所以為實。故曰有所出

而無竅者，有實出入一也。此解入字，却曰所出

可見其意。字四方上下也。道無定所，四方上下

皆是也。故曰字，即為飛于天，魚躍于淵，言其上

下察也。中古往今來，曰宙，道之往來千萬年而

常如是者，即宙也。生出也。死入也。生死出入皆

有所自，而無形可見。此造化之妙也。天門，即造

化也。自然也。因言出入。故下門字。

天門者無有也。萬物出乎無有。有不能以有為有。必出乎無有。而無有一無有。聖人藏乎是。

有不生於有而生於無。故曰有不能以有為有。必出於無有。而此無有者。又一無有也。故曰無

有一無有。齊物曰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即是此意。藏者退藏於密也。易繫辭云。易以貞

密藏于聖人之心藏於無有。故曰藏乎是。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弗可以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將以

生爲喪也。以死爲反也。是以分已。其次曰始無有

既而有生。生俄而死。以無有爲首。以生爲體。以死

爲尻。孰知有無。死生之一守者。吾與之爲友。是三

者雖異。公族也。昭景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封也。非

一也。

無物之始。死生終始無分。其次則有死生之名

矣。喪旅萬也。齊物言弱喪而不知歸。以生爲喪。

即寓形宇內之意。陶淵明歸去來辭。寓形宇內。以死爲反。言

歸真也。以生爲寄。以死爲樂。纔有生死之分。便

是有物。故曰是以分已。上焉者無物。太極之初

也。次焉者有物陰陽既分也。又其次者曰有生
 有生則有我矣。雖知有我猶以死生有無為一。
 是知其分而又知其不分者也。三者雖有次第
 而皆未離於道。譬如公族分而為三。姓則同也。
 昭氏景氏以有職任而著也。甲氏以有封邑而
 著也。戴任也。任職也。昭景甲雖非一氏而皆楚
 國之公族也。莊子翼註。陳碧虛云。昭景屈異姓。甲氏謂第族崇高者著封。謂郡縣。甲氏謂郡縣。甲氏謂郡縣。甲氏謂郡縣。
 也。上言三者雖異同乎公族。却於四也。字之下
 以非一也。結之。就上生下。絕而不絕之體。此皆

文字妙處

有生。賊也。披然曰移。是嘗言移。是非所言也。雖然
 不可知者也。音義云。賊。於咸反。

賊。廉也。釜底黑也。亦疵病也。喻氣之凝聚也。天
 地之氣聚而為人。元氣之病也。前言生者。暗噫
 氣也。知北遊篇。與此意同。人之生也。同是此氣。而強
 自分別。故曰披然。披者分也。既有分別。則各私
 其私。既私其私。則各是其是。而所謂是者。移矣。
 移不定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移也。齊物論篇。
 其意只與齊物論同。而又撰出移是兩字。非所

言者謂不當言也。謂移是之說在久皆不當言。言之皆為私也。人雖各有一是而其所是者不定。故曰雖然不可知者也。

臠者之有臠胾可散而不可散也。音義云臠音臠。臠古來反。

臠祭也。臠牛百葉也。胾足指也。牲之一體也。方祭之時既殺此牲其四體與五臟皆散而置列俎之間。謂之散則所祭之牲本只是一物。謂之不可散則五臟四體已分於鼎俎矣。譬猶人之所謂是者移而無定也。五臟只舉百葉四體只舉臠文法也。

觀室者周於寢廟又適其偃焉為是舉移是。

一室之中有寢有廟又有偃息之所在在不在謂之寢謂之廟謂之偃則同乎一室謂之室則又有寢廟偃之異名亦猶移是之不可定也。此兩句即移是之喻也。舉皆也以臠祭與室而觀則其所為是者皆移易而不可定之是也。故曰為是舉移是。

請嘗言移是是以生為本以知為師因以乘是非果有名實因以已為質使人以為已節因以死償節若然者以用為知以不用為愚以徹為名以窮

為辱。移是今之人也。是蝮與鸞鳩同於同也。

上面既結一結，又提起移是字，再說是以生為本。言既有是字，則以生者為本，以其所知之智為師，因此而後以是非相乘，孰為名乎？孰為實乎？故曰果有名實曰果有者，言其非必有也。實本也。因吾一己之師，以此為本，而欲人皆聽己之節度，故曰因以為己實，使人以為己節，惟其因此自私是非之爭，雖以死償之，而亦甘心焉。故曰因以死償節，下節字，因上節字而生也。唯其如此，故於用舍窮通之際，有知愚榮辱之分。

今世之人皆移是者也。故曰移是今之人也。徹通也。蝮與鸞鳩皆同，譏大鵬亦猶移是之人不知至道之士，而非笑之。其見識與蝮鳩同矣。蝮與鳩同人，又與蝮鳩同，故曰同於同也。此鼓舞之文。

躐市人之足，則辭以放鷲。兄則以嫗，大親則已矣。故曰至禮有不人，至義不物，至知不謀，至仁無親，至信辟金。

此數行又別一項說話，與市人行而躐踏其足，則必以放傲自責而辭謝之，恐其怒也。若兄躐

弟之足則嫗詡之而已必無所辭謝蓋其情親
不待謝也大親父母也若父母而踏其子之足
則併與嫗詡亦無之矣情親之至自相孚也至
禮有不入謂禮之至者無入己之分忘其揖遜
也至義不物謂義之至者不待物物而度其宜
也至知不謀無容於謀度也至仁無親者言不
見其相愛之跡也至信辟金者言不待以金寶
為質也辟音屏除也踧足之喻為下面禮義智
仁信五者設也

徹志之勃解心之謬去德之累達道之塞貴富顯

嚴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動色理氣意六者謬心也
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也去就取與知能六者
塞道也此四六者不盪曾中則正正則靜靜則明
明則虛虛則無為而無不為也音義云勃本又作悖必妹反

徹與撤同解釋也顯華顯也嚴威嚴也勃志言
六者能悖亂其志也動舉動也理辭理也謬心
者言六者能綢繆牽繫其心也累德者情勝則
累其自得之真也知心知也能才能也塞道障
道也盪蕩亂也去此勃志謬心累德塞道四者
之六害則曾中不為之蕩亂此教人下工夫處

也。

道者德之欽也。生者德之光也。性者生之質也。性之動謂之為。為之偽謂之失。知者接也。知者謨也。知者之所不知猶睨也。動以不得已之謂德。動無非我之謂治。名相反而實相順也。

欽持守而恭敬也。生德之發見者也。發見則有光華矣。性在我者也。質本然也。性之動而後有為。有為而流於人偽則為性之失。接應也。謨謀也。應接而至於有謀慮皆性中之知也。此處字義與語孟不同。以莊子讀莊子可也。不可自拘。

泥。嬰兒之視而無所視曰睨。知者以其所不知而為知亦猶嬰兒之睨也。此即智者行其所無事之意。孟子離婁下篇云禹之凡所動用皆以不得已為之則謂之德。即忘我也。齊物論於忘我

之中而又無非我。此即形中之不形。不形中之形也。知北遊篇治安也。物不能亂之謂治。曰德曰治曰不得已。曰無非我。名雖相反而其實未嘗不相順。此又是一般說話。

弄工乎中。微而拙乎使人無已。譽聖人工乎天。而拙乎人。夫工乎天而俚乎人者。唯全人能之。唯蟲

能蟲唯蟲能天全人惡天惡人之天而况吾天子乎

微妙也射之中至於微妙故曰中微羿之不能使人無譽也亦猶聖人不能逃天下之名也工乎天者盡天道也假乎人能自晦於人也假音良善也能也全人者全德之人也蟲鳥獸百物之摠名也物物雖微皆有得諸天者如能飛能走能啼能齒能鳴能躍皆能遂其天性故曰能蟲能天謂之全人則不以天自名矣有天之名則有人之名故曰全人惡天惡者不樂有其名

也在人而有天人之分吾已惡之而况我自分別天人乎故曰惡人之天而况吾天乎人乎唯蟲能蟲唯蟲能天此八字極妙

雀適羿羿必得之威也以天下為之籠則雀無所逃是故湯以庖人籠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是故非以其所好籠之而可得者無有也介者按畫外非譽也胥靡登高而不懼遺死生也音義云移救紙反

羿之射見雀必得雀亦畏之猿見養由基抱樹而啼淮南子云養由基楚將善射去楊葉百步射之百發百中楚恭王獵見百猿遠避箭

在二卷二

王命由基射之。由基始調，即此意也。以天下為
 弓，矯矢未發，乃抱樹而號。即此意也。以天下為
 籠，則雀皆在籠之中，不待射之矣。主意不在擊
 只引生下句而已。此意蓋謂人有所好惡，則必
 為好惡所迷。伊尹百里奚亦因其所好而為人
 所籠耳。我若無所好，則超出乎萬物之外，誰得
 而籠之。介者兀者也。畫華飾之服也。侈捨去之
 也。其足既兀，華飾何足為美。蓋其心於毀譽棄
 外之矣。故曰外非譽也，非毀也。胥靡城旦舂之
 人也。史記賈誼傳傳說胥靡兮註胥相也靡隨
 也古者相隨坐輕刑之名。○漢刑法志云
 諸當完者完為城旦舂註彼為罪人不愛其身
 文帝除肉刑皆有以易之

故登高而不懼，此心無所愛，則無所着之喻。

夫復謂不媿而忘人，忘人因以為天人矣。

復反復也。猶易之反復道也。易復卦云復亨出入無疾朋來無咎

其道復謂習熟也。不媿者不以遺予於人也。言此

道在已，不是賣貨，但知為已，而無為入之心，則

忘人矣。忘人則在我者純乎天矣。故曰天人謂

與習同。徐無鬼篇有曰：我必賣之。彼故鬻之。觀

此可知不媿之意。

故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者，唯同乎天和者為

然。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矣。出為無為，則為出

於無爲矣。欲靜則平氣，欲神則順心。有爲也，欲當則緣於不得已。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

敬我亦不以爲喜，侮我亦不以爲怒。即所謂舉

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也。道遙遊篇

天和造物之和氣也。同乎天和與之爲一也。怒

雖出而不怒，則是其怒者本自不怒而出，自然

之怒，非有心之怒也。以此一句喻下，一句至人

出而有爲於世，無所容心，雖爲亦無爲也。是其

夫所以爲者，本自無爲而出，即是無爲，無不爲。又

如是變換言句，欲靜則必平其氣，氣不平則不

能靜矣。欲全其神，則必順其心，而無所拂。少動

其心，則神不全矣。凡有爲而欲得其當，則必緣

順不得已而後起之意，不得已者，無心之應也。

應事而無心，則爲聖人之道。故曰不得已之類，

聖人之道。此篇文字，何異於內篇或曰外篇

文粗內篇，文精誤矣。

莊子庸齋口義棧航卷之七

